





# 中国历史故事

(四十八)

贺祖清摇主编



## 目摇摇录

天足和女状元·····	员
曾国藩组建湘军·····	猿
太平军北伐西征·····	远
天京祸起萧墙·····	怨
英王与忠王共撑危局·····	猿猿
太平军与洋枪队第一次上海之战·····	苑
太平军与洋枪队第二次上海之战·····	园
太平军与外国侵略军浙江宁绍地区之战·····	缘
太平军苏南城镇保卫战·····	苑
金陵王气黯然收·····	猿
起义联军的最后一战·····	猿
天京保卫战·····	猿
洪秀全之死·····	源
小刀会起义·····	缘
捻军起义·····	缘
雒河集捻军大联盟·····	缘
赖文光宁死不屈·····	缘
列强开辟租界·····	缘
天地会起义·····	远
回民起义·····	远
亚罗号事件·····	苑
抗击英国炮轰广州城·····	苑
袭扰战·····	苑

在珠江袭击英舰之战 .....	殉
廊坊大捷 .....	愿
大沽炮台之战 .....	愿
大沽炮战 .....	愿
痛歼滩头之敌 .....	愿
聂士成八里台壮烈殉国 .....	愿
天津城激战 .....	愿
北运河沿岸之战 .....	愿
北京防御战.....	愿
八国联军侵华.....	愿
一代名园化为灰烬.....	愿
瑗瑛保卫战和北大岭阻击战.....	愿

## 天足和女状元

太平天国实行解放妇女的革命政策。洪秀全在革命初期就宣传“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”，提倡男女平等。金田起义后，太平军中男女并肩作战，“男将女将尽持刀”“同心放胆同杀妖”。

在太平天国革命势力所到之处，大批妇女踊跃参军参战。著名的“天朝女杰”苏三娘，就是金田起义后参加太平军的。苏三娘是广东省灵山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。很小就失去了父母，后来参加农民起义军并和天地会首领苏三结婚。不久，丈夫被清政府杀害，但她毫不退缩，踏着丈夫的血迹继续战斗。太平天国起义后，苏三娘便带领两千多人跟随太平军转战南北，一直打到天京。

在太平军里，还出现了许多年老的妇女。梁立泰《家册》记载，梁立泰的母亲胡大妹，年过半百，同儿媳一道从老家桂平县白河汙来到金田村入营，随军作战，到天京后被封为后四军女军帅。妇女参加革命，给太平天国增添了新的力量。起义初期，女军人数近三千人，打到天京时就增加到四十个军，达十万人之多。在太平军女军中，设有女总制、女监军、女军师以及女族长等官职。

这支生龙活虎、能骑善战的女军，同男军一样，“当腰横长刀，短窄袖衣服，骑马能怒驰，黄巾赤其足”，驰骋疆场，冲锋陷阵，屡建功劳。1852年 10月太平军攻打长沙时，指挥作战的西王肖朝贵突然中炮牺牲，敌人乘机发起猛攻。在这关键时刻，只见营中一员女将纵马向前，挥戈上阵，英

勇顽强地继续指挥战斗。要问这名女将是谁？她就是洪秀全的妹妹、肖朝贵的妻子洪宣娇。洪宣娇带领男兵女兵，不顾敌人的炮火，突破层层封锁，插入敌营，杀得敌人胆战心惊，狼狈逃跑。洪宣娇英勇作战的事迹鼓舞着广大的妇女，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：“妇女跟着洪宣娇，会打火枪会耍刀”。

太平天国的妇女在战场上是杀敌的英雄，在生产中是劳动的能手。在天京城里，妇女也按军事编制组成“女营”，有组织有领导地从事集体劳动。身强力壮的妇女担负着守城任务，白天挖战壕，晚上巡逻放哨；会刺绣的妇女分配到“绣锦营”，从事手工业劳动；其余的妇女担负着运土，送竹签，割麦，割稻等任务。

太平天国的妇女不仅能武，还能文，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，参加考试。太平天国于 1853 年曾设了女科考试，洪宣娇亲任主考官。第一个考中“女状元”的是南京女子傅善祥。这位饱受辛酸的妇女，生下来就跟着哥嫂度日。十八岁那年丈夫死去，婆婆几次要把她卖给别人。后来她好容易冲出虎口参加太平军。洪秀全非常重视女状元，任傅善祥为“女丞相”。当时有“文有傅善祥，武有洪宣娇”之说。傅善祥除了批答文件、管理营中机要外，后来还负责婚礼工作。

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也是一种新的创举。1853 年在浙江绍兴发现两份太平天国时期的结婚证书——“合挥”，上面登记着结婚人的姓名、年岁、籍贯等项目，上面盖有龙凤图章。从这张“合挥”可以看出，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不仅严肃认真，而且证明太平天国废除了买卖婚姻，建立了男

女自由结合的新婚制。

随着革命的深入，妇女缠足的恶习也被禁止。妇女缠足是自五代以来封建统治阶级残害妇女的一种公开刑罚，脚要小，只有把骨头裹断才行。真是“小脚一双，眼泪一缸”。太平天国禁止缠足，使广大妇女从这种痛苦中解放出来。她们感慨地说：“世间妇女最受苦，三从四德把她束，天国世界真正好，共享太平福”。

### 曾国藩组建湘军

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，清政府调动了全国的绿营主力对太平军尾追堵截，然后屡不奏效，太平军占领南京后，以绿营组成的江南大营、江北大营居守在南京旁边，几年内对太平军无可奈何，任其来往出入。这时，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不能再指望绿营来战胜太平军，便开始动员各地编练地主武装。为适应这种形势，曾国藩积极活动，在地主团练的基础上开始组建湘军。

曾国藩，字伯涵，道光年间考中进士，做了十多年的京官，后升任到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。咸丰二年（1852年）因为母亲病故返回老家湖南湘乡。第二年，奉朝廷之命在湖南帮办团练。曾国藩苦思冥想，最后采取了与其它团练大臣完全不同的做法。他把团与练分开，团的招募方法是将居民编成保甲，委派当地豪绅主持；练，是在城乡集中训练乡兵。曾国藩让各地普遍办团，但不许地方绅士办练，而是自己亲自在省城集中募勇办练。不久之后，他乘罗泽南、王鑫等湘勇一千多人调省城防守之机，把他们改组、扩编，开始

编练湘军。为了加强控制，曾国藩大量任用其亲朋密友、门生故旧担任各级将领。士兵全部来自湖南，其中以湘乡人为多。实行勇丁由将官亲自招募制度，各军各营彼此独立，互不统属，全军皆归曾国藩统帅。经过一番精心周密地经营，湘军已经成为曾国藩的私人军队。

咸丰三年（~~1853~~年）初，湘军组成。次年二月，曾国藩亲自率领湘军，自衡州（今湖南衡阳）起程，会师湘潭。随后他用自己的名义发布《讨粤檄文》，开始与太平军作战。靖港一战，湘军水师被全部歼灭，曾国藩痛不欲生，投水寻死，被随从救起。四月，岳州一战，湘军又遭受败绩。曾国藩率部与太平军又会战湘潭，双方激战数日，伤亡均很大。十月，湘军和湖北清军相互配合，攻陷武昌、汉阳。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激战，湘军乘天京变乱之机对太平军进行反扑，咸丰四年（~~1854~~年）十二月又攻占了曾被太平军夺去的武汉。两年以后，湘军又进入江西，与太平军争夺九江，激战一年多，终于咸丰八年（~~1858~~年）攻克九江。

湘军在湖南、湖北战场虽然屡遭挫折，但毕竟取得了几场像样的胜利，扼止住太平军西征计划的实施。清政府获悉消息后，不得不承认湘军的战斗力已超过原有的绿营。然而，随着与太平军的战斗不断进行，湘军的势力也随之越来越大，湘军将领的声望也越来越高，这就引起了清廷的疑虑。早在湘军最初组建之时，军机大臣祁嵩藻就向皇帝说过：“曾国藩一在籍侍郎，犹匹夫也。匹夫居闾里，一呼蹶起，从者万人，恐非国家之福。”正因为如此，清廷对湘军总是放心不下，对湘军将领很少提拔重用，最初几年里，湘军中只有胡林翼当上了湖北巡抚，而曾国藩自己长期以来只

是以侍郎的空衔统领湘军，没有任何地方实权。这样，各省总督、巡抚常常在兵饷和后勤方面与曾国藩的湘军为难，致使曾国藩心绪一直不佳，多次向皇帝上奏大发牢骚，甚至产生不想再干下去的念头。咸丰七年（~~1857~~年），曾国藩曾明确提出了权位的要求，但清廷依旧没有给予满足。咸丰十年（~~1860~~年）四月，太平军彻底摧毁了清军的江南大营，绿营几乎全部崩溃。与此同时，英、法军队北上的危机又迫在眉睫，清廷为了拢络曾国藩和湘军，便任命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。同年六月，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，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，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。

次年四月，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庆展开激战，经过五个月的战斗，湘军以地雷轰塌城墙之法攻入城内。接着曾国藩又命兵分二路攻击太平军。次年，湘军主力由曾国荃率领，由皖北沿长江东下进攻天京；转年，左宗棠率领另一支湘军，由江西进攻浙江；李鸿章率淮军进攻上海附近一带。曾国藩自己则坐阵安庆指挥全局。同治三年（~~1864~~年）七月，湘军攻陷天京，太平军失败。八月，曾国藩裁撤兵勇二万五千人，留下一万人镇守南京，又派一万五千人作为皖南、皖北游击之师。后继续在皖、鄂、豫、鲁等地进攻捻军，又分兵进攻陕甘回民军和贵州苗民军。

在与太平军作战后期，随着曾国藩实权的骤增，其湘军系统的将领多有升迁。其弟曾国荃被赏头品顶戴，任浙江按察使。由曾国藩举荐的李续宜、沈葆楨、李鸿章、左宗棠分任安徽、江西、江苏、浙江巡抚。此外广西巡抚刘长佑、河南巡抚严树森、贵州巡抚江忠义，也都属湘军系统的人。湘军成为清政府中一支重要武装，也是一个占据重要位置的政

治集团。

## 太平军北伐西征

太平天国定都天京（今南京）后，便开始进行北伐和西征。

北伐的总目标是攻占北京，推翻清朝中央政府。咸丰三年（~~1853~~1853年）五月，林凤祥、李开芳率领太平军精兵约二万人，从扬州出发进行北伐。十三日，进至浦口，清军溃走。两天后又攻占浦口，与吉文元、朱锡琨所部会合，先后北上，迅速入安徽。仅仅一个月，连破滁州、临淮关、凤阳、怀远（今蚌埠）蒙城、亳州等地。六月，入河南，在归德（今商丘）大败清河南巡抚陆应谷军。北伐军原计划从归德城西北四十多里刘家口渡黄河，取道山东北上，因清军在黄河渡口严密布防，该处无船可渡，于是沿黄河南岸西进，攻省城开封又不克。北伐军虽遭到一些困难，但终于在汜水、巩县之间渡过黄河，进围怀庆（今沁阳）。清军六万人死力防堵，双方争夺激烈，历时近两个月未克。随后北伐军撤离怀庆，自黄河太行山间小道入山西。经垣曲、曲沃、平阳、洪洞，复折东向，经河南入直隶，攻克军事重镇临洺关，清钦差大臣、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军被击溃。此后，北伐军又乘胜攻占沙河，长驱直入，连克赵州、栾城、藁城、晋州，十月进占深州。然后又进抵张登镇，距保定仅六十多里。清廷闻讯后大震，咸丰皇帝逃亡热河行宫。在此之后，北伐军东进，连克献县、交河、沧州、青县、静海、前锋直抵杨柳青，进逼天津。清军联合地主团练，决运河堤放水，

北伐军攻天津受阻，于是便退守静海、独流一带。时届隆冬，北伐军弹尽衣缺，加之清军围攻，兵力大受耗损，先后派人回京求援。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二月，北伐军南撤，五月，转据东光县连镇待援。此时，天京曾派出援军北上，但到达山东境内时，在临清被清军击败。北伐军听到援军北上的消息后，便由李开芳分兵自连镇而下接应，被清军围于山东高唐州。林凤祥等坚守连镇，与僧格林沁相持；李开芳坚守高唐，与胜保相持。咸丰五年（1855年）三月，连镇的北伐军粮食用尽，营地被清军攻破。全军将士宁死不屈，林凤祥被俘，解北京英勇就义。扼守高唐州的北伐军在李开芳率领下，突围至茌平县冯官屯，再次被围。清军引运河水灌冯官屯，北伐军屡次突围未成功。李开芳被俘投降，被解北京杀死。

北伐军转战五千多里，经历六个省，连克数十城，深入清朝的心脏地区，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。

太平军在北伐的同时，还派兵西征。目标在于确保天京，夺取安庆、九江、武昌三大军事据点，控制长江中游。

咸丰三年（1853年）五月，派胡汉晃、赖汉英、曾天养等率船千余艘，溯长江西上，攻占了安徽和州。转月，又攻占了芜湖、安庆，进围南昌。清军调重兵防守，双方在南昌展开激烈争夺。因久攻不下，太平军九月撤围北上，攻下九江。此后，西征军分兵两路。

一支由胡汉晃、曾天养率领，以安庆为基地，经略皖北，连克集贤关、桐城、舒城。随后又攻克重镇庐州（今合肥），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自杀。太平军占领安徽的广大地区，成为西征军的运输要道和主要给养基地。

另一支由韦俊、石祥率领，自九江沿江而上，攻克汉口、汉阳，因兵力不足，不久退守黄州。曾天养率部来援，于咸丰四年（1854年）圆月在黄州大败清军，湖广总督吴文熔投水而死。西征军乘胜三克汉口、汉阳，六月再克武昌。

西征军在湖北战场获胜后，又攻入湖南，遇到曾国藩湘军的顽强抵抗。四月，太平军攻占岳州，湘军大败，太平军乘胜进入湘潭，钳制长沙。在湘潭，太平军与湘军水陆激战苑天，伤亡很大。五月湘潭沦陷。太平军突围奔走靖巷。这时，靖巷的太平军已几乎全歼湘军水师，曾国藩羞愤交加，欲投水自杀，被随从捞起。在湘潭、岳州战斗中，太平军不幸失利。老将曾天养单骑冲入敌阵，壮烈牺牲。十月，湘军和湖北清军反扑，武昌、汉阳相继失守。第二年初，湘军进逼九江。石达开为统帅，率大军西援。驻守湖口指挥全局。用诱敌深入，以少胜多的灵活战术，在湖口、九江两次战役中痛歼湘军水师，夺获曾国藩座船，曾国藩水师溃败。与此同时，秦日纲等乘胜从太湖、宿松一带向湖北反攻，在广济（今梅州）大破清军。石达开从湖北移军江西，与来自广东天地会起义军响应。咸丰六年（1856年）三月，攻克吉安、樟树镇（今清江），曾国藩困守南昌。江西八府五十州县均被太平军所占。后石达开率主力援天京，未能攻下南昌。十月，石达开东援事毕，自天京进军武昌。

太平军长达三年多的西征，取得安徽、江西、湖北东部的大部分地区，控制长江中游安庆、九江、武昌三大重镇，为屏障天京奠定基础，太平军在军事上达到全盛时期。



罪名的，后者是让翼王分担杀杨责任的。诏书上还说：“妄为推测有何益，可怜叛爷成臭虫。”出了怪事，怎能禁得住群众的“妄为推测”呢？不论怎样添注涂改，逼封万岁的谣言已经广泛流传，再也收不回来的了。

不管“逼封万岁”有无其事，反正洪、杨矛盾已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，冰冻三尺，非一日之寒。起义初因军令需要集中，杨秀清做事又极能干，因此洪秀全指定诸王一律“听东王将令”。东王不识字而极聪明，从事判断敌情，决策进退，颇多独到见解。他多次出奇制胜，化险为夷，在军中威望极高，这些原都是正常的事情。可是，由于杨秀清握有假托天父附身传言的特权，他的神权高过了洪秀全的王权，这就成了准备子孙万代相传的洪家王室之大忌。建都以后，东王府权势显赫，威风张扬，杨秀清一切专擅，几乎重要的事都得通过他决定。

1851年杨秀清把他的战功推到了最高点。天京受南、北大营的困扰已久，这次东王下决心全力加以扫除，高度发挥了指挥艺术。过程中运筹准确，计日程功，号令严峻，“不奉令者斩”，这是他一贯作风。历时五月，从江北横扫到江南，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在高资战败自杀，从孝陵卫东逃的钦差大臣向荣在丹阳自缢身亡。在天京外围纠缠了三年多的一支威慑力量宣告瓦解，清廷大受震动。

太平军第一次打了个大规模的歼灭战，而且打得漂亮，这是值得称道的。东王自以为了不起，志得意满，骄傲了。其实，清廷经此挫折，更识得了太平军的厉害，正在重新部署，准备卷土重来，严重的拼死决战就在眼前，而天国领袖却相反地陶醉了起来。老话说，“兄弟阋于墙，外御其侮”，

现在对外打了一个对于消灭清廷实力而言并不具有决定意义的胜仗，竟然祸起萧墙，实在是很有可惋惜的。天京热烈举行祝捷大会，享有最大光荣的当然是班师回朝的东王。东王出门，坐四十八人抬的大轿，（天王洪秀全坐六十四人大轿）由二十七节的龙灯开道。龙灯五色洋绉长达数十丈，高丈余，行不见人，鼓乐从其后，谓之“东龙”。东王仪仗次于天王，排场的豪华煊赫，“侯相为之侧目”。自信心特强的东王自我陶醉的热度狂烈地高升了，天王和其他各王怎能看得过去。

仅仅为巩固权力而除掉一个东王，只要不多牵动其他将士，影响自亦不大。可是动手的北王韦昌辉做法极蠢，杀了东王一家后就此大开杀戒。先用计诱集东王部属和关系人，聚歼在东王府；再转到外边，大肆株连屠杀有关士兵和家属，据说总数至少两万余，以致从观音门内漂流出江的“长发尸骸数日不断，江流因血污为之变色”。内讧接着演出第二幕。石达开返京不满韦昌辉所为，韦即图谋杀石；石星夜缒城逃出南京，韦又把石全家老小杀了。第三幕，惩办韦昌辉和秦日纲，由幸存的东王部属来动手了，先杀了几百人，正要按照北王方式继续杀下去，幸经陈玉成及时赶到劝阻。他说：“太平军皆东、北王旧部，如欲株连，非杀尽太平军不可。”一场大火并才算告一段落。

在这场历史上罕见的内讧屠杀中，不少转战万里的起义将士，农民军骨干，不是死在与清军鏖战的沙场，而是倒在自相残杀的血泊之中。石达开惊叹：“自攻自杀，从此元气大伤，十年未可即复。”说得多么痛心！正如后来李秀成所追忆的，从此“人心改变，政事不一，人各一心，……各

有散意”。这是上层的反应。下屋呢？当时流行起一首歌谣说：“天父杀天兄，总归一场空，打打包裹回家转，还是做长工。”且撇开扑朔迷离的政治谣言不说，反正群众亲眼看到的是一场“天父杀天兄”的不幸惨剧。整个人心与士气遭受到严重挫伤，正是这场惨剧的必然后果。

过去人们都虔诚地相信：上帝是无所不能的，是可以制止一切祸害的，现在为什么失灵了呢？天父的化身为什么不能保卫自己的生命呢？再说，过去人们相信领袖们说的：人人都是亲兄弟，要并力斩邪除妖，建立人间天国，群众也都这样希望着。可如今现实告诉他们，宗教原来是领袖们争权夺位的工具，一些关系微妙的秘密，由洪、杨两个“亲兄弟”（上帝的第二子和第四子）亲手揭开了魔术布，西洋镜全部拆穿。宗教的纽带松解了，宗教的语言丧失了原有的魅力，群众对上帝、对领袖的向往，自然要大大地打了个折扣。

《原道救世训》曾给人们指出希望：“行见天下一家，共享太平。几何乖离浇薄之世，其不一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；几何陵夺斗杀之世，其不一变而为强不犯弱，众不暴寡，智不诈愚，勇不苦怯之世也。”可是现在“陵夺斗杀”从内部发生了，那一天“共享太平”呢？人们的信念动摇了。

严重的问题在于敌情在起着相反的重大变化：其一，江南、江北大营两支“御林军”的覆灭，逼使清廷在民族歧视上大大让步；其二，清廷与帝国主义者之间，正在曲折地进行着携手合作。敌人在磨刀，磨刀的特点就是扩张反革命的队伍和能量。与此同时，革命阵营的最高领导层却在进行

着“自攻自杀”，双方力量对比从此发生了巨大变化。

## 英王与忠王共撑危局

陈玉成十四岁跟叔父在金田村参军，当上了孩儿兵。二次攻陷武昌之役，久攻不克，十七岁的陈玉成已是骁勇善战的小将了，他先对城内敌情侦察清楚，率领五百名精兵绕到城东防务薄弱处，出其不意地进行突击。他带头缒登城墙，打开缺口，夺下了武昌城。他从此崭露头角，驰骋长江以北一带，不仅勇敢而且多谋，渐渐地可以独当一面了。

杨、韦事件以后，军事形势已经逆转。被摧毁的江南、江北大营重又建起，曾国藩定下了全力夺取安庆进而合围南京的进军战略。此时天国的开国五王已是一个不剩，重担子落到了陈玉成与李秀成两人身上。

为解救京围召开的枞阳会议，决策横扫长江北岸，再次拔除江北大营。陈玉成军队离开枞阳时，湘军李续宾追踪而来。李续宾是曾国藩办团练的主要得力助手，名位仅次于罗泽南，作战历来以骠悍见称，这次从湖北赶来进犯三河（属肥西）是打算直取庐州（合肥），断陈玉成的后路的。他没有估计到江北大营那末不中用，陈玉成竟已迅速回师。李续宾措手不及，被打得主力全军覆灭，本人落得个自缢而死。曾国藩为之惊叹：“三河之挫，歼我湘人殆近六千，不特大局顿坏，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。”湘乡这块名牌牌子砸了，这是最叫曾国藩伤心的。陈玉成以功封英王。又半年，李秀成击溃了浦口大营，击毙湖北提督周天培，晋封忠王。此时天京之围稍解，但就整个形势来看，安庆之围这个

摇  
✿  
摇

在匀韵量耶耶哉韵量陈杂匀陈耶哉杂匀陈

摇  
✿  
摇

“劫”打不赢，天京仍然不得安全。

整个棋局中所以出现这个“劫”，是从天国的战略错误产生的。定都南京意味着革命进军的停顿，一切军事行动从此服从于“保卫天京”这一特定任务。这个保卫战派生出两大战场，一是要防备窥伺天京近侧的江北、江南两个大营，二是为了上游不受阻扼，必须保有安庆。造成被动局面后，杨秀清生前对这两个战场一度占有过优势，内讧后就一直处在挨打地位了。

安庆既为双方所必争，展开了一场斗力且是斗智的殊死战。英王与忠王合力再破江南大营，收拾掉了两大头子和春与张国梁，然后由李秀成乘胜下江南，建立苏福省，进军上海。清廷慌了手脚，指示曾国藩：“顿兵坚城，即使安庆得手，亦属得不偿失。”要他立即统率所部“径赴苏州，不许稍有迟误”。曾国藩坚持“安庆之得失，关系吾家之气运，即关系天下之安危”，他不顾江南失地千里，一口咬住小小安庆不放。

据清军俘获的陈玉成自南京发出的密件，陈玉成设计的作战部署是：“派杨辅清、李世贤、李秀成直取苏常，再攻徽浙，以入江西；又派吴如孝、张乐行由定远、寿、颍、六、霍入湖北，定于秋间四路大举。”这个计划的特点，不是死守天京，而是从外围作战取得胜利来解救天京。但是，不论太平军在别的战场如何声东击西，老练的曾国藩不为所动，紧围安庆不舍。

安庆之围难解，一计不成又生一计，既然安庆关系到南京的安危，上游武昌不也就关系到安庆的安危吗？新的围魏救赵计划产生了，力争上游。李秀成在上海虚幌一枪，大军